

澚墅關志卷之十六

督理澚墅鈔關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陳常夏鑒定

蘇州府吳縣學纂修郡縣志廩膳生員孫珮纂輯

街堤

街堤曷爲乎志志利濟也志利濟之出自部使也表其名存共記使後之人履之而誦德焉

余公街在澚墅鎮東西兩塘濱運河積久坍塌明嘉靖三十九年陰雨水潦兩街蕩沒行人苦甚四十二年主事余立捐貲市磚石甃治遠近德之名曰余公街

施霖余公街記

澚墅關志

卷十六

一

按周禮地官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月令季春司空開通道路則道路之利于通達古也澚墅爲蘇巨鎮鎮有東西二街濱于運河河西者寬衍直達几縉紳輿馬商民負戴胥此往來河東者寬達雖同然夾以民居鄉遂之貿遷南北之趨赴者取爲便道均之爲要衝也自景泰改元立關務以來迄今將二百年雖嘗甃以磚石然積久坍塌瀆以泥淖而河西濱水者更嶽崎阻險每風雨則擔荷者須策挾方能舉足稍昏黑雖強有力者皆恐恐然畏如涉險延及嘉靖庚申積雨浸淫蘇郡郭外皆成渺瀰關署不浸者僅尺許街之汨沒沮洳可知昔之恐恐者爭疾首蹙額

且呻吟矣今甲子春樂吾余公奉簡命按節於關見署逼  
涯涘不可不葺委官長洲典史曹大卿備以告公公戚然  
若躬歷茲險者遂謀築治出俸資若干兩市磚改甃且示  
以規畫務利民永久委官承命唯謹始于河西南北計若  
千丈皆革故鼎新次及河東之傾圯類河西者計若干丈  
準從宜脩聳始事于三月之吉訖工丁四月之終哀然坦  
然如砥如矢居者騰懽行者動色誠亙古盛舉也白治施  
子河東里人也目擊大義作而言曰昔東坡官于浙築隄  
西湖樂天官于吳築隄山塘固皆流澤無窮原其由始于  
便遊覽耳而蘇隄白隄至于今光昭史冊况我樂吾公之

街乎故敬題曰余公街爲文以紀其實云公名立字季禮  
廣西馬平人爲南臺名侍御東臺公季子以詩經發解聯  
登壬戌甲楊今轉禮曹儀制司東臺嘗守毘陵善政著于  
郡志今公蒞關再閱月而衆善悉備他日必有名筆以彰  
江南卓異茲不及贅

董公堤自楓橋至澣墅鎮長二十里南北要衝往來孔道歲久  
圯壞明嘉靖二十二年戶部主事董子策捐貲營築萬曆二  
十四年戶部主事董漢儒重築前後二董因名董公堤四十  
四年戶部主事張銓重修

个朝順治八年巡按御史秦世禎葺治康熙十二年分守蘇松

常道韓佐周捐修十二年師旅往來合一已里甲輸銀重築

申時行澹墅關修堤記

國家以辜確之利佐度支關有征舟有算司徒之屬歲奉璽書從事焉吳之澹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澹墅縮穀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幅輳而大農之粟少府之錢歲輸以巨萬億計舳艫相銜邪許之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上腴水至不害其獲自倍饗殮租賦出其中蓋行旅所迹歲漕所經穡事所仰賴是堤之重久矣比歲淫潦水齧隄崩徒涉旣艱淪胥日甚一時行者負者挽舟而過者秉耒耨耨而望

歲者皆顰蹙咨嗟有司雖駭目疚心而物力方虛莫知爲計也戶部郎澶淵董君以萬曆丙申來領權務旣釐剔弊蠹脩舉經程遐邇慕懷至者繼屬踰年而稅之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關吏請如故事治橐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汙我而議所以捐之則以語備丘憲使曹君曹君曰請捐之隄工爲吳民利可乎君欣然曰可卽輸金府藏以待庀役而曹君爲聞之中丞侍御兩臺檄郡丞應侯長洲令江侯董共事乃發部民二百四十家各率丁夫具畚鍤塞決補罅培薄增卑衆志大和並手皆作白楓橋抵關二十里所隄爲丈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墉旣崇旣固工始于

某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是江侯來  
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成周關市不征澤  
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至于遂徑溝畛川涂澮道遂人  
之所治司險之所周知無不犁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  
得是蓋其時鄉有委積野有聚粟載師有園廛縣稍之入  
均人有公句之力政常以共不涸之財有餘之力興事而  
勸工故人不告勞而國不知費其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  
言周文襄撫吳時繕治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  
皆滿間以抵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  
大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沴薦臻督逋之

檄勿午子道閭閻如磬廡藏如洗有司至不能名一錢甚  
則學宮頽圯經數歲而不得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  
餘稅捐以予隄則病涉苦潦顰蹙咨嗟之民庸有極乎蓋  
江侯爲余言董君之司權也度舟算緡如式而止皆躬白  
衡校一不以假吏胥稅金鎔銷解運綜理微密無敢有恫  
喝爲奸利者民間小艇緣關往來一無所呵禁蓋以共精  
明彊察燭奸杜欺以其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贏得過當  
乃大勝于競錙銖析秋毫者而冰蘖之操羔羊素絲之風  
又皦然自拔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贏以濟詘  
上佐公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躋之周行貽以水

利其有造千吳豈淺鮮哉昔者原思廉而不知惠國僑惠而不知政余謂君寔兼之以訓官箴以恤民隱以脩王政之闕一舉而三善備矣則是役也胡可以不書遂爲之記董君名漢儒字其大名開州人萬曆己丑進士

董其昌澹野關重修董公堤記

楚中丞澹淵董公司權時築石堤三千六百丈自吳關而東屬之寒山幾二十餘里吳人所爲尸祝董公者也歲久水齧石窪堤稍廢不治天雄張平仲使君始增修之雖仍舊貫與新作等何則自稅使出籌國者以物貨之征領之有司關使者算舟而止度支之額則猶故也而歲入非矣

使君受事當其時絀浮羨幾何然每有浮羨輒爲吳興作不罄不止曰終不以虎丘一拳石溷吾受塊之墟也處脂膏中不自潤而道是謀則誠廉吏雖然非谿刻之謂也何足爲使君頌哉余觀公家之事往往前人善作後人害成卽以治河論行河大臣率三歲一更而必人自爲一河河可十年不決而濬河之役靡一歲寧止蓋共濟若斯之難後董公而權者豈無廉士曰此董公之堤也吾何有焉是以堤廢不治若使君則無以有己矣使君世承清劭沉深博大身兼數器有幹國之略嘗爲元城董考功哀集遺文傳之世是役也必表著董公之遺惠於弗隳夫勞臣相矯

如文人相輕視使君何如也因記堤工歲月并書之